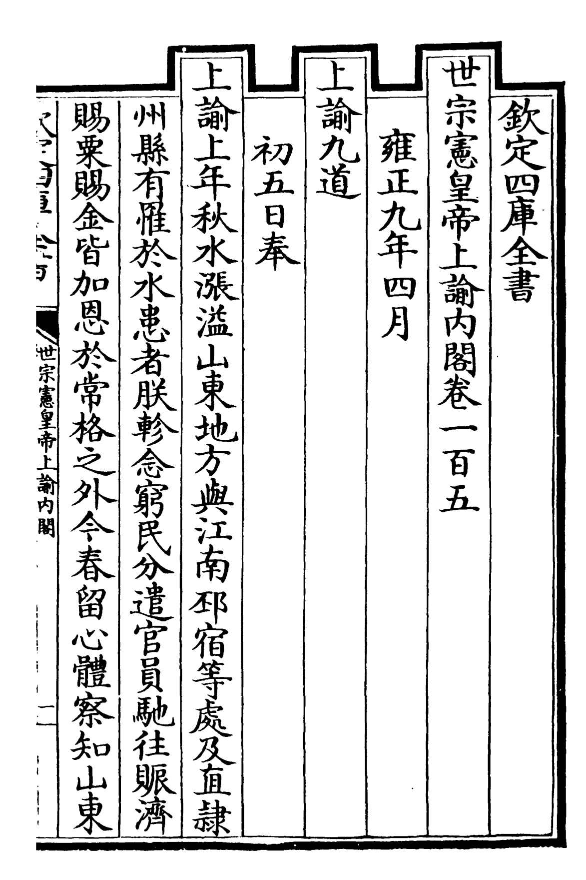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五

雍正九年四月

上諭九道

初五日奉

上諭上年秋水漲溢山東地方與江南邳宿等處及直隸州縣有罹於水患者朕軫念窮民分遣官員馳往賑濟賜粟賜金皆加恩於常格之外今春留心體察知山東

地方及邳宿等處去秋之被水較往年為甚恐青黃不接之時小民不能餬口又須諭旨山東加賑兩月邳宿等處加賑七十日以濟其匱乏因直隸州縣之被水不過近河村莊其他高阜之處收成豐稔彼此可以相資不至艱於謀食是以未須加賑之旨令聞畿南州縣之中有被水輕重之不同其被水輕者民間可以支持而被水稍重者則有日食不敷之慮即如大名府屬之長垣東明開州等處皆地勢窪下之區失業之民甚覺艱

窘恐其他州縣亦有與之相類者該督等身在地方未將情形奏聞甚為疎忽今去麥熟之時尚有月餘應籌畫接濟之道以資其耕作若從京師遣官分查必致稽遲時日副都統趙弘濟係上年散賑之員著馳驛前往保定會同該督唐執玉布政使王謩等查閱上年散賑檔案將其中被水稍重應行加賑之州縣一一確查明白遴選賢員星速分途前往會同該地方官或動倉穀或動帑銀核實散賑至麥熟之時停止儻再奉行不力

或有遺漏浮冒等弊經朕訪聞定將大小官員從重議處

初八日奉

上諭朕御極以來繼述

皇考聖祖仁皇帝乂安區宇之

聖心旰食宵衣朝乾夕惕欲使薄海内外休養生息物阜民安永戢兵戈咸登衽席以成蕩平熙皞之治是以宣猷敷治之間宏綱庶務凡有益於民生者莫不興舉不便

於民生者莫不屏除若有幾微措置失宜即五内輾轉寤寐難安豈肯好大喜功興兵搆難使百姓有供應之勞不遑寧處哉惟是鋤暴乃所以安良撫内必兼乎攘外此古今不易之至理帝王治世之常經凡爾百姓粗通大義者即莫不知之不必待高遠之識也惟彼準噶爾一部落原係元朝之臣僕其始祖曰額森額森之子托渾漸至大員因擾亂元之宗族離間蒙古惟恐獲罪遂背負元朝之恩逃遁藏匿於西北邊遠之地煽惑匪

類要結黨與自稱準噶爾當我朝定鼎之初各處蒙古傾心歸順求為屬國共享昇平之福獨準噶爾一部落違越於德化之外至噶爾丹策妄阿拉布坦二人則尤狡獪兇頑之甚者噶爾丹身為喇嘛不守清規不遵佛教破戒還俗娶青海鄂齊兒圖車臣汗之女為妻又潛往青海地方賊害伊之妻父而擄其人衆又復巧搆釁隙乘喀爾喀之不備發兵猝擊以致喀爾喀人衆潰散紛紛投我天朝蒙

聖祖仁皇帝施恩撫恤遣使前往噶爾丹處諭令戢兵和好多方開導乃噶爾丹冥頑不靈轉借追襲喀爾喀之名犯我邊汛彼時即行勦滅復有何難我

聖祖仁皇帝至仁如天好生為德特遣官員前往責問是時噶爾丹惶愧恐懼設誓撤兵仍復潛往近邊暗圖窺伺且乘間搶掠蒙古牲畜俾其不獲安居我

聖祖仁皇帝始親統六師躬行天討噶爾丹逆天背理自速滅亡此噶爾丹之始末也策妄阿拉布坦者乃噶爾丹

之姪也彼時既平噶爾丹即應剿絶根株不留遺孽祇

因我

聖祖仁皇帝寛大仁慈赦罪宥過且念策妄阿拉布坦素與

伊叔不相和睦情有可原於是加以天高地厚之恩將

噶爾丹餘剩部落賞伊收管此時伊力弱勢微甚為恭

順其後則離間伊妻之父子誘其妻弟攜帶萬餘户至

伊住牧之地因而強佔入已由是勢力漸增竟敢肆意

妄行窺伺青海侵犯哈密又潛兵入藏殺害伊妻弟拉

藏汗毀壞寺廟荼毒人民我
聖祖仁皇帝特遣大臣前往詢問乃伊愍不畏死阻兵抗命
因使臣率師甚少兵力單弱伊得肆其猖狂此實天下
臣民所共憤者我
聖祖仁皇帝仍賜包容諭令兩路官兵姑緩前進以俟其悔
罪輸誠若怙終不悛則命將徂征犁庭掃漠此我
皇考之本意也朕即位以來伊雖遣使求和而詐偽作姦仍
復如故且將我青海叛臣羅卜藏丹津收留藏匿朕屢

次降旨諭以定界息兵而伊狡飾支吾巧幻百出及策妄阿拉布坦身故伊子噶爾丹策凌繼立其妄亂之性狂悖之行更過於其父其遣使陳奏之辭甚屬支離妄誕即如前年西藏阿爾布巴等之戕害康濟鼐亦因與準噶爾地方相近而逃匿之羅卜藏丹津又係伊等姻戚彼此相依是以敢於悖逆朝命而仗準噶爾以為狡兔之三窟也似此世濟其惡之人以逞兇挾詐為心以劫物傷人為事不可以德感不可以理喻無賴無恥懷

逆藏姦時時欲戕害臣服我朝之蒙古部落以壞我屏
垣若當此可以經理之會而瞻顧因循避興師動衆之
名為躭逸偷安之計將狡寇一日不滅則蒙古一日不
安蒙古一日不安則邊境一日不寧邊境一日不寧則
內地之民一日不得休息而首先疲於奔命者即三秦
之黎庶也即以上年之事論之賊夷先遣使臣偽稱請
和及朕降旨停兵以待信息而彼於深冬冰雪之時傾
其醜類乘我不備侵犯汎界盜竊駝馬然則此等狡寇

固可置之度外聽其貽害於將來乎從來窮兵黷武為
聖帝明王之所深戒而以大加小以強凌弱又仁人君
子所不忍為況準噶爾彈丸之地遠在極北之區得其
地不足以耕耘得其民不足以驅使即使滅此朝食亦
不足以誇廟畧而耀武功此皆
皇考與朕熟思審處先後籌畫數十年而出於萬不得已者
也惟是地方有軍旅之事厲兵秣馬諸務紛繁雖不取
辦於民財恐不免借資於民力向蒙

皇考軫念秦民勞勸所以加恩而優恤之者無待朕之縷述矣朕御極之元年即將陝甘二省康熙六十年以前民屯衛所未完銀米豆草等項悉行蠲免又將舊例應完之三釐三合免其徵收數年以來西安所屬額徵錢糧或免四十萬或免八十萬甘肅所屬錢糧則連歲全行豁免他如展納課之定期寬帶徵之舊欠開墾地畝修築河渠悉動帑金永為民利此皆朕之加惠於秦民者可約略舉之也即以西陲用兵之事言之北路軍需交

與怡賢親王等辦理西路軍需交與大將軍岳鍾琪辦理此皆定議於雍正四年者王大臣等密奉指示一絲一粟皆用公帑製備纖毫不取給於民間是以經理數年而內外臣民並不知國家將有用兵之舉以致宵小之徒如李不器輩竟謂岳鍾琪私造戰車蓄養勇士訛言繁興遠近傳播達於朕聽朕將岳鍾琪遵奉密旨之處曉諭秦人而訛言始息即此一節觀之若非辦理軍需秋毫無犯何至以國家之公事疑為岳鍾琪之私謀

乎及至雍正七年大軍將發飛芻輓粟始有動用民力之時朕皆敕令地方有司照數給與脚價嚴禁剋扣短發侵蝕等弊儻有不肖官員借稱軍需科派擾民者著該管大臣即行題參革職枷號示衆先動帑金傳集百姓如數給還朕所以為百姓防患除弊者亦極嚴切矣上年該督撫先後奏稱民人中有願捐草束以供牧養者紳衿士庶中有願捐車輛以資輓運者朕皆奬以温諭仍令照數給與價值去冬賊夷猖獗之後將來軍餉

較前未免繁多又特加添運價一切軍務悉令有司寬裕辦理朕豈肯因戎事緊急稍涉權宜使閭閻騷擾於萬一哉意謂三秦衆庶必能諒朕不得已而用兵之苦心悉朕不忍累民之至意矣乃近來風聞陝西之民竟有怨朕而私相謗議者朕撫躬自問實不得其致怨之由再四思維昔年曾靜謗朕之語怪誕離奇實為夢幻所不及之境然則天下之大如鬼如蜮之事何所不有總因數年來大逆不道之人不得遂其逆願於是使其

匪黨捏造流言轉相傳布冀以搖惑衆心擾亂國政前年一一根究悉出於發遣衆犯之口供証鑿鑿已按律正法大義覺迷錄中載之已詳十數年來陝西居住之允禵塞思黑年羹堯延信等皆懷挾異志包藏禍心視朕躬如讐敵者也其脅從之逆黨實繁有徒專捏誹謗之詞將無作有欲以洩其私忿如塞思黑之令狐士儀年羹堯之鄒魯淨一道人延信之道姑王氏等皆公然以反叛為衆人之倡則其他匪類之造作妖言暗中煽

動者又不知其幾矣地方既有姦回之人接踵肆惡而又值軍興旁午或有司自顧考成間有奉行不善之處是以愚民無知惑於邪説溺於私情偶因用力於目前遂忘受恩於平日此亦事勢之所不免者若果深知朕心明曉大義一聞匪類揑造之言即深信我主必無是事偶遇奉行不善之處即深諒我主必無此心此誠天下之良民也然而造言生事之人專以蠱惑人心為務此倡彼和有意流傳而知理安分之人不過本身奉法

而已豈能執途人而告之是以三秦百姓聞邪說者多而聞正論者少豈非世道人心之患哉朕又思之秦風樸直自古為然樸則易被人欺直則善言易入祗以向來未有宣諭化導之人而該省督撫以及有司既有刑名錢穀之專責又有徵兵籌餉之軍需簿書鞅掌難於兼顧是準噶爾之始末邊防關係之情形

皇考與朕奉

天討罪除暴安民萬不得已之苦衷並未家喻而戶曉而但

聽儉邪小人搖脣鼔舌訕謗朝政變亂是非無怪乎草野之中被其迷惑者不少也今朕特頒此旨遣左都御史史貽直侍郎杭奕禄署内務府總管鄭禪寶率領翰林院庶吉士及六部學習人員國子監肄業之選拔貢生等前往陝甘二省開導訓諭覺悟愚蒙從前雖將大義覺迷録通行頒布祗恐遠鄉僻壤之氓尚有未曾聆悉者著一併宣諭咸使聞之倘合省民人等果能篤尊君親上之義消亢戾怨懟之情將見和氣致祥必邀

上天默佑迅奏膚功邊塞永寧烽烟屏息不但爾等安居樂業俯仰優游即爾等世世子孫共享昇平之樂矣至於軍需各項悉動帑金差員辦理不得扣剋短少貽累小民所降諭旨至再至三著欽差大臣悉心訪察儻有不遵諭旨者即行題參或所定官價有不敷用之處亦即據實奏聞若兵馬經過之地有不遵紀律騷擾民間者小過即告知該管大臣懲治大過即行參奏不得姑容務使兵民和洽内外輯寧以迓

天麻以副朕念

十四日奉

上諭六里苗户舊有應輸雜糧乾州同知經徵一百二十一石三斗零鳳凰營通判經徵七十三石七斗零此項糧石苗户往往拖欠致經管官員有賠補之苦令六里苗衆遵奉法度踴躍輸誠當安設營汛之初應沛闓租之澤著將應納之雜糧一百九十餘石免徵三年以示朕撫恤苗衆之至意

十五日奉

上諭朕因陜甘二省習聞匪類訕謗朝政之言以致無知之人被其迷惑又連年用兵邊塞輓粟飛芻不無資於民力之處而草野之間不知軍國邊防之重計朝廷萬不得已之苦心溺於私情妄生疑議是以特遣大臣官員前赴秦省專司宣諭化導之事務使僻壤遐陬家諭戶曉不可視為具文潦草塞責更不可指稱公事派累地方儻奉行不力而轉令地方有供應之煩是朕之遣

官非所以安之乃適以擾之也欽差大臣等已給與驛馬廩給其分派之官員等皆厚給公帑以為僕從車馬館餐行李之資所到地方一絲一粟不許索取該有司亦不許應付餽送儻有不遵朕旨者與受同罪決不姑貸欽差與有司官除辦理宣諭化導公事外不得私相往來招人指摘儻地方官有干謁逢迎等情經朕訪聞必從重治罪若差往之官員等有生事滋擾而總理大臣失於覺察者朕將於大臣是問儻地方辦理軍需有

騷擾民間而差往之大臣官員知而隱匿者別經發覺
朕於欽差之大臣官員是問將此旨通行曉諭知之

十九日奉

上諭向來千總六年俸滿該管上司保送兵部帶領引見
得以陞用其平常之員即在外省註册朕恐此等註册
人員内尚有可用之材故降諭旨有情願赴部者令其
自行赴部具呈揀選引見令兵部帶領引見之註册千
總張文煋等十員人材弓箭尚屬可觀似此等人員由

兵丁歷任千把於營務閱歷有年若非朕降旨揀選引見伊等終於不得推用殊為可惜著行文各省督撫提鎮等嗣後千總年滿之時務須加意遴選出具考語咨部如人材弓馬可觀而或有行止不端廢弛營務之處亦於咨文内聲明報部存案俟該員到部時查對儻有草率忽略出具考語不符以致人材屈抑經朕察出定将該管上司加以處分

二十六日奉

上諭聞天津一帶民間漁船專以販魚為業每年穀雨以後芒種以前是其捕取之期亦猶三農之望秋成也若此時稍有耽誤則妨小民一年之生計矣目今天津運往山東積貯之米糧皆僱覔漁船裝載然亦當聽小民之情願未有因濟山東之百姓而妨直隸民生之理著直隸總督天津總兵官速飭辦理糧務人員就近酌量目下不可強僱漁船致令失業此係積貯備用之米石俟過芒種以後運送亦未為遲當事者總不實心籌畫

辦理甚屬溺職該部可即速行文傳諭知之將朕諭遍行曉諭

二十九日奉

上諭上年大將軍岳鍾琪在京時條議進兵事宜令河南採辦黑茶三萬五千封解送西安交與巡撫武格送至巴爾庫爾軍營以備進兵賞賚之用令大軍既停進發則茶封非所急需聞武格等以未奉部文停止仍委人員運送軍營似此不急之務徒多勞費著暫行停止又

令春命往陜甘効力人員若在內地差遣其力量尚可自備資斧聞武格將伊等派往巴爾庫爾軍營亦令自出盤費並無津貼恐微員等力量不敷有誤公事著一併傳諭辦理軍需大臣等知之

又奉

上諭近日屢有人密摺条奏河東總督田文鏡匿荒不報忽視民艱及種種擅作威福等語朕思雍正元年田文鏡告祭華山回京覆命值山西饑饉將百姓困苦情形

急切陳奏朕於是令其前往專司賑濟之事田文鏡以奉差之員經過地方並無官守言責而念切痌瘝為民請命如此豈有身為本省總督而肯隱匿災傷視百姓之顛連而不恤者乎且如山東州縣遭值水災田文鏡一一據實馳奏其即遣大臣查賑撫綏者亦田文鏡之請也河東二省同為該督節制之區焉有厚於山東而薄於河南者乎況河南州縣之被水田文鏡亦備悉摺奏所少者惟請賑一事耳大約豫省屬員等以田文鏡

年逾七旬又復患病遂謂可以欺瞞未將民間被水稍重情形據實呈報又或因田文鏡平時察吏太嚴所屬有司心懷尤怨乘其抱疾之時不以實告而使田文鏡有諱災之名以肆其姦險伎倆二者俱未可定至田文鏡之未曾請賑也其意或以為豫省連歲豐收民間當有儲蓄偶值匱乏其力尚可支持此亦該督無心之過未可指為匿荒不報而遽欲遂其陷害之私心也田文鏡自莅任河南以來教養百姓整飭官方訓練兵丁緝

拿盜賊清理國賦充實倉儲興築河防申嚴營汛凡有益於國計民生者莫不經畫敷施著有成效似此勞績懋著之大臣即偶有錯誤皆當曲體而原諒之而況年屆古稀經年抱恙或精神憊頓一時訪察未周安可以其一事之偶疎遂掩其從前之善績乎即如上年夏秋之間朕躬偶爾違和一切政事命大學士馬爾賽張廷玉蔣廷錫代為辦理朕得以頤養静攝速奏痊可田文鏡可能有此賢佐乎天下之人若因朕數月之安閒遂

不念朕八年以來之勞勩朕心亦不甘也又如降旨命大將軍岳鍾琪來京而軍營之事未曾計慮周密以致賊人乘間偷盜駝馬此即朕躬違和檢點不到之處今豈可議田文鏡之偶然失於覺察耶朕待天下大小臣工無不曲體其情而於寒暑癬疥之疾亦無不寛假而調護之豈有七旬抱恙之大臣而不加愛惜成全之理而宵小之徒幸災樂禍吹毛求疵妄欲肆其邪謀搖惑朕聽不知若輩意中視朕為何如主也至密奏所云朕

欲擢用之人而田文鏡屈抑之朕所嘉奬之人而田文
鏡彈劾之此語尤為悖謬朕引見命往之人其考課之
責原於督撫是賴是以日日訓諭封疆大臣切勿存迎
合順從之見田文鏡秉公察吏不事瞻狥是乃深知朕
心者即此一節實為人臣之所難而宵小之徒轉以此
為自作威福何其是非倒置至此極哉銮奏又云河南
連年豐收皆皇上盛德感召而田文鏡據為巳功夫君
臣之間譬如元首股肱實為一體田文鏡有公忠體國

之心而朕信任之田文鏡之善即朕之善也朕有教養百姓之心而田文鏡宣布之朕之善田文鏡亦不得辭其功也今加田文鏡以妄自居功之名可謂不經之至總因田文鏡之待屬吏平時過於嚴明今有此失於請賑一事遂搖脣鼓舌議論繁興朕若不保護維持則天下之督撫大臣皆受制於屬員毀譽之口互相瞻顧視為畏途其害尚可言乎至於豫省之民受田文鏡撫綏化導之澤八年於茲吏治肅清民生康阜豪強歛跡盜

賊遠颺種種受福之處難以枚舉即屢次蒙朕格外施恩亦皆田文鏡之力若此時全不念及而但就失察被荒一事遂羣起而訕謗之似此天良盡泯之人將來其能逃於

天譴乎況密奏之人從前不言直待聞田文鏡來京之旨而後妄瀆則小人卑鄙之態畢露更可耻之甚者矣朕意以為必有露章陳奏之人再將此旨明白曉諭並嚴加究治今已待多時並未見有露章者只此密奏之人朕

既准臣工等密奏以廣言路則不便宣布於衆嚴加處
分惟據理曉諭使若輩暗自抱愧並令中外共知之外
間又言王國棟奉命賑濟饑民動用該省倉穀而州縣
造册時總督司道等官欲裁減數目使州縣賠補以掩
飾上年被災情形等語王國棟係特差散賑之大臣其
用穀多寡自有確見即著王國棟核實造册具題不必
會同該督以息浮議

三十日奉

上諭近見蒙古旗分人能蒙古語言繙譯者甚少沿習日久則蒙古語言文字必漸至廢棄應照考試清文繙譯例考試蒙古文繙譯取中生員舉人進士以備理藩院之用如有學習漢書願就試漢文者照常准其考試於別部補用如此則蒙古旗分之人益加鼓勵勤學蒙古語言文字不至廢棄而理藩院亦收得人之效矣著内閣會同理藩院議奏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一百五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一百六

雍正九年五月

上諭十二道

初二日奉

上諭今歲命往陜西西安駐防兵丁派出直隷張家口營兵一百八十餘名聞各兵家口支領錢糧而該管武弁等以各兵應有錢糧俱給與新募之兵支領無可給發

以致各兵家口三月未曾領餉日食不敷四路奔訴凡兵丁撥派他往者如馬兵一名原領月餉二兩則以九錢付本兵爲途中鹽菜之用以一兩一錢爲養贍家口之資所有兵米亦仍令其家口支領若有新募兵丁則另行給與月餉並無以本兵錢糧付新募兵丁之事何以張家口官弁等錯悞遲延以致各兵家屬餬口無資著該督該提鎮即速查明照例給發並將如何遲悞之處據實叅奏

又奉

上諭據山西巡撫石麟奏稱太原駐防兵丁五百名內派出三百名前往寧夏所有留營兵丁不敷差委之用據各旗閑散丁壯塞爾泰等呈稱自祖父以來受國家豢養之恩情願不領錢糧當差効力臣隨選得年力精壯技藝可觀者一百名照伊等所請不給錢糧令其承應差使俟有兵丁缺出揀選頂補等語太原各旗閑散兵丁等雖稱不領錢糧情願効力但既令當差學習行走

亦當酌加恩澤以示鼓勵著每名月給銀一兩米三斗以資其食用該撫石麟時加教訓務令勤謹効力黽勉向上若有名糧缺出即將伊等揀選頂補以副朕教養兵丁之至意

初七日

諭八旗都統等八旗所設錢局倘定價太賤則射利之徒賤買貴賣就中取利反生弊端令比民間價值每兩酌賤十數文逐漸減至每兩換大制錢一千文止如此則

錢價自平於民生實有裨益其隨時減價之處八旗務須盡一辦理並知會步軍統領及察旗侍衛參領等留心察訪爾等亦不時稽查

初九日奉

上諭用兵以籌餉為先而輓運以得人為要果得其人則民力不致煩勞國帑不致糜費而兵食饒裕士飽馬騰其裨益於公事良非淺鮮也年來西北兩路用兵籌餉事宜朕心甚費區畫北路軍糧范毓䭪承領運送諸事

諳練措置得宜能為國家節省錢糧而彼身亦未嘗不沾利益實公私兩便之道朕深嘉獎已加優叙西路軍糧向來俱係官運令行之日久難保無侵帑累民之處因思通政使趙之垣副將馬龍乃三秦世族且官至大員於本地土俗民情素所熟悉若照范毓馪之例領取帑銀轉輸輓運似屬可行之事朕昨將此詢問趙之垣據稱情願効力查内地軍糧運送巴爾庫爾軍營者年來經理已有頭緒但自軍營進勦之糧尚無轉運之善

策著趙之垣前赴軍營與馬龍公同商酌如何運送之法聽其自行定議酌量舉行每石運價若干朕悉照數給與不令絲毫賠墊只用其力不用其財但無浮冒侵蝕之弊便是伊等之功總與地方有司毫無干涉其間遲速機宜及道途防護等情則與大將軍該督撫等計議而行俟趙之垣到彼與馬龍商酌定議果能承領辦理具奏到日給與欽差關防

十一日奉

上諭朕以江南蘇松等處積欠錢糧甚多弊端百出官民並受其害特令大臣等率領多員前往清查分别官侵吏蝕民欠務期至確至當以清積弊以除民累前聞各員奉行不善轉致閭閻有追呼之擾大負朕之初意已降旨嚴行申飭禁止催徵後又聞有司以民欠逼令認爲役蝕如父子兄弟異戶即爲包侵又因别名立戶即加以包侵之罪此朕得之傳聞實不信有此事昨據清查太倉州錢糧之溫而遜奏稱有一種愚民於造册

之始將自欠田糧混首侵蝕及究其所侵何人名下錢
糧竟有以父子兄弟揑作被侵花户者於是逐户覆核
根尋實係自田自欠立即更改註册並出示通曉許令
據實禀改一面嚴飭各員實力查辦凡係有與有受質
問明白毫無疑議者然後列入侵蝕之項如田產契券
歷年完票有據實係自欠田糧雖誤首侵蝕仍即改入
民欠項下等語以朕所聞合之温而遜所奏是民欠之
中竟有揑稱侵蝕者温而遜徹底清查據實更改辦理

甚是但太倉一處如此其各員分辦之處亦必有似此假揑蒙混者著差往各員照此辦理詳細確查有應行更改之處即行更改務使分晰清楚毫無疑竇以副朕釐姦剔弊嘉惠元元至意

又奉

上諭據總督鄂爾泰奏稱烏蒙逆賊悖亂將士忠勇忘身不三旬而復郡治不七旬而收全土今渠魁就擒並無漏網雲貴土兵已通檄全撤等語烏蒙改設府治之初

諸事尚未就緒又值劉起元不善撫馭激成事端逆黨勾連幾有猝難收拾之勢而將弁軍士奮勇爭先旬月之閒削平寇亂此皆總督鄂爾泰平時節制封疆以公忠表率官僚以義勇訓練將士而臨機應敵又復調度有方用能迅奏膚功永安苗境論功行賞當以鄂爾泰爲先但念該督自聞賊變以來時時以先事踈防引過自責今軍事告竣不肯自居蕩寇之功屢次陳奏情詞懇切朕只得曲從其情以成其謙抑之素志若以功過

而論則一時疎畧之微瑕豈能掩其多年教養之善績耶特將朕意宣諭中外共知之所有陣亡帶傷及奮勇官兵著該督查明送部從優議叙賞卹

十三日奉

上諭據署河北總兵官范毓裿奏稱捐資買補營馬一千一十一匹以足營伍等語朕辦理兩路軍需事事皆取給於公帑不准臣工絲毫捐助況弁員身在本營而令出資以濟公用尤非朕意若允范毓裿之請將來官弁

等必有勉强倣效者范毓䭺所買馬匹著照數給價於
司庫支領
又奉
上諭烏蒙猓賊悖亂竟敢傷害總兵官弁荼毒民人且煽
惑各處苗蠻勾通盤結叛逆之罪實無可逃頼總督鄂
爾泰平日訓練有素臨時調度合宜用能鼓勵弁兵爭
先効命數旬之内迅奏膚功俾逆黨悉除苗疆永靖朕
心慰悦屢經降旨褒嘉但思遠近猓夷種類不一各有

倡亂之人各有脅從之輩除臨陣斬殺及擒訊梟示各犯外現在解省審擬之逆目要犯四百餘名衆犯家屬共一千餘名口其中渠魁巨惡若不即正典刑恐時日遷延漸至病斃無以昭明國法即應行減等之犯亦當即爲安插該督公正明達身在地方面加審訊其情罪重輕必能分別確當無絲毫枉濫之處即交法司核擬亦不能出乎該督奏讞之外此案内應行正法及充發遷徙諸犯著該督審明定擬一面奏聞一面歸結若重

犯內有律應立決而情尚有一綫可原者著暫監候另行請旨

十六日奉

上諭據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奏稱普洱府添設新鎮額兵二千四百名內除原收普威營兵一千四百名及新募補額外其餘調撥之兵俱有家口在各標營一時無力搬移未免分心兩地且景蒙營原撥普威營兵二百名時因鎮威江壩等處屢有軍務家口尚在景蒙地方

今又改歸新鎮亦應令其搬移居住共計未搬家口兵丁八百名相應仰懇聖恩賞給路費俾得成家立業又黔省撥往古州清江等處各鎮協營兵丁及滇省烏蒙鎮新增兵丁二千五百名内有道途搬移之費者應否一體賞給以廣皇仁等語數年以來滇黔兩省兵丁踴躍急公甚屬効力朕已屢加恩澤奬賞勤勞兹所派往普洱及古州清江烏蒙等處之兵俱從他處搬移應加恩恤該督陳奏甚是著照所請給與遷移之資於公用

銀兩內即行支給以副朕惠養兵丁之至意

十八日奉

上諭從前因準噶爾肆虐土魯番回民畏其侵陵有情願移居內地者諭令地方有司善爲安插撫綏使之寬裕從容各得其所頃聞在肅州居住之回民等田瘠水少收成歉薄所有牲畜亦不敷用生計未免艱難此皆經管之員辦理疎忽而該省大臣失於覺察之所致也著署總督查郎阿將從前辦理不善之員查出題參其有

應行加恩撫恤之處亦着查郎阿酌定請旨即將此曉諭土魯番移住内地之回民知之

二十一日奉

上諭朕視天下兵丁皆為一體莫不冀其生計有頼俯仰從容然養育於平時者自有經常畫一之道而加恩於格外者則不得不由近及逺次第舉行量國用之盈絀而為之若必欲一槩施恩不分逺近先後將因經費不敷而稽遲膏澤之下逮矣如恩賞兵丁生息銀兩一事

首先及於在京之八旗次則推廣於外省駐防及督撫提督標下又次推廣於各省鎮標皆令將軍副都統督撫提鎮大臣會同經理以為長久之計數年來固有料理得宜可濟兵丁之緩急者而措置未協啓人議論者亦往往有之則此事經畫之難可知矣至於各省協標兵丁同列行伍朕豈不欲一體加恩但各兵分防之處與督撫提鎮相隔遥遠若偶遇緩急必須文移往來多延時日始得領此數金豈能濟其一時之用若照例給

發則現今督撫提鎮大臣辦理此事尚覺繁難未能妥貼協鎮以下等官豈可交辦此事恐徒貽累於弁員而無稗於兵丁之實用況天下兵丁衆多國家經費通盤計算其勢難以普及此亦一定之情理近聞各省協標兵丁有謂督撫提鎮等不爲代請而生怨望之心者不知國家之施恩並無偏向戎行之沐澤自有後先將來西陲軍務告竣國用充饒朕自徐思周徧加恩之策若伊等不察事勢此時遽欲均霑妄生覬倖是因朕逾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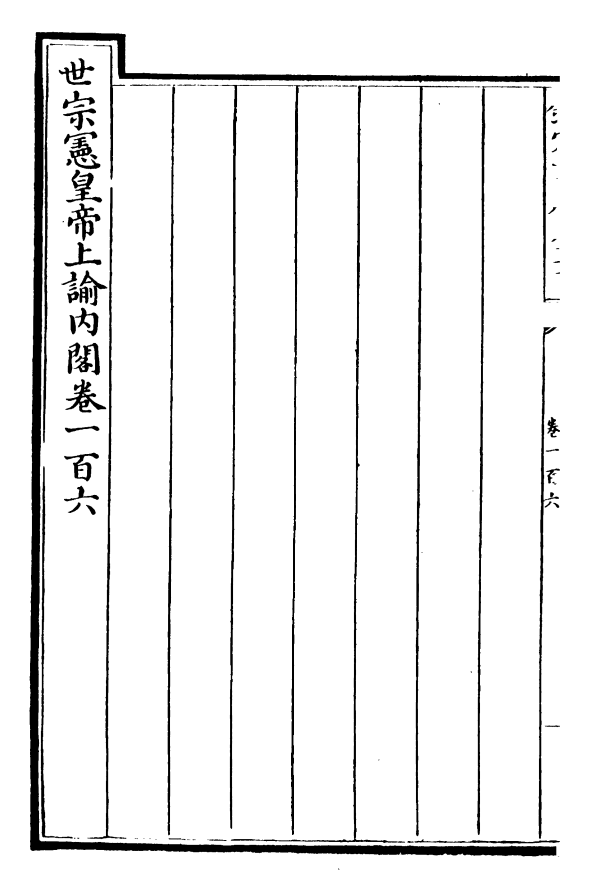
之恩而啓非分之望則朕唯有將現行之恩賞悉令撤回然後可以晝一豈不因數人之無知而阻衆人受恩之路乎思之思之

二十六日奉

上諭據廣西廵撫金鉷奏稱教職一官無可展施縱有才能莫由顯著請將年力强壯應對明白才品可觀可以練習吏治之員容臣題明咨送督臣分派雲貴兩省遇有州縣及佐貳等缺酌量試用題補并請照此通行他

省等語夫訓士理民均關緊要封疆學政各有專司定例䀉然彼此不得干預若將教官之優者悉改膺民社之寄是以理民爲重而以訓士爲輕凡留司鐸之任者皆上司所棄而不取之人勢必使天下教職莫不希兾陞遷日萌鑽營倖進之念孰肯專心訓課爲國家長養人材乎况督撫不可干預學臣之事亦如學臣不可干預督撫之事也今金鉷妄爲此奏豈非欲兼攬學政之權且沽敎官之稱譽乎即據稱敎職一官無可展施其

才能莫由顯著既如此則又如何知其可辦吏事而選用之乎若以語言應對之間定人品之優劣分才具之短長恐鑒衡之失實者不少矣至於教官之賢者督撫原可隨時保舉而大計之年又可列爲卓異並非不得與於薦揚之選者金鉷乃爲此悖理之奏不知其出於何心著將原本擲還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六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七

雍正九年六月

上諭十道

初七日奉

上諭朕叔恭親王常寧昔年受

皇考友愛深恩不知感激報効而因循懶惰悠忽終身此中外所共知者恭親王身後

皇考因滿都護賦性庸愚不便將伊承襲只得以其弟海善
襲封貝勒令在内 廷行走教誨施恩望其成立以繼恭
親王之後乃伊性情暴戾行止乖張口出逆言心無倫
理種種罪惡不可殫述嗣因陶和氣案内款蹟敗露革
去貝勒禁錮在家未幾仍蒙
皇考寛宥慈恩將伊釋放遣往軍前効力贖罪乃仍不悛改
輙敢違旨私回若論軍法憲章均無可赦朕念其爲恭
親王後裔委曲全其性命仍行拘禁此海善之大槩也

從前海善獲罪之後無應襲之人
皇考不得已而仍用滿都護且加以厚恩畀以榮寵要職無
非欲其努力向上改過自新以延恭親王之一脉也乃
伊下愚不移轉入於阿其那塞思黑蘇努保泰等之邪
黨私相固結而不思
皇考高厚之鴻慈其顛倒妄亂至於如此及朕即位以來仍
復加恩任用指示開導以感動其天良冀收後效而伊
顧戀匪黨狡獪百端搖惑人心阻撓國政且鑽營詐偽

行止卑污其獲罪被參之案不可枚舉朕悉行寬宥而保全之此滿都護之大槩也滿都護之弟對青額庸劣不堪罔知愧耻昔在侍衛班聯曾因飲酒沉醉竟溺於中和殿階級之上此衆人所共知者海善之子倫木布昔蒙

皇考深加恩養令在乾清門侍衛班中行走

訓誨矜全冀其上進乃

皇考升遐之日萬國臣民如喪考妣而倫木布面無悲戚之

容目無涓滴之泪朕以此知其未具人心矣是以降旨將伊與伊父海善一同拘禁今已病故此對青額倫木布二人之大槩也朕叔恭親王之子孫大抵如此假使稍有可望成立之人則滿都護屢獲重罪之後朕即可選擇而用之矣祇因不得其人是以將滿都護姑容曲宥以至於今今滿都護病故無子現在無可承襲者朕念吾叔後嗣凋零再四思維或擇一人襲封貝勒或賜襲郡王以繼其後然而得其人則可以繼續先緒不得

其人則必至廢墜家聲且一時勉强襲封而不克承受將來獲罪被譴難以保全非所以成就之也海善等即前車之鑒著宗人府會同議政大臣八旗都統滿洲尚書侍郎等秉公詳慎於恭親王子孫內選擇可以襲封之人公同舉出奏聞請旨若果不得其人朕意欲照

皇考時以朕弟淳郡王過繼純親王爲嗣之例於朕幼弟中選擇一人封爲郡王以繼恭親王之後如此則朕叔之王爵可以長久綿延而伊之親子孫各守祿位易於稱

職永遠同受國家之恩澤似爲有益亦著會同悉心定議具奏

十一日奉

上諭賭博之事敗壞品行蕩廢家資其爲害於人心風俗者不可悉數欲杜此惡習則賭具之禁自不可以不嚴朕爲此拳拳訓飭至再至三凡地方大吏有司有教養斯民之責者皆當仰體朕心奉行唯謹不當視爲具文也京師戶口繁多五方雜處年來稽查嚴密不肖之徒

頗知斂跡至於外省之稽查較京師爲易而督撫以至守令奉行不力開省會之地有公然製造賭具列諸市肆而不知畏懼者百姓之藐法若此則大小官吏能辭溺職之罪乎步軍統領衙門屢次拏獲私賣賭具之人供稱販自外省地方則外省之疎忽廢弛顯有証據矣賭博難禁而造賣賭具之禁尚屬易行之事前年定例凡失察造賣賭具之知縣照溺職例革職知府革職留任督撫司道等官各降一級留任著該部將朕此旨再

行宣諭倘嗣後有犯者必照定例處分不稍寛貸

又奉

上諭今年仲夏以來京師雨澤愆期目前甚覺亢旱朕於

宫中齋心虔禱尚未仰蒙

天降甘霖輾轉思維從來

上天之錫福降災悉由於人心之感召尚書曰作善降之百

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古人又曰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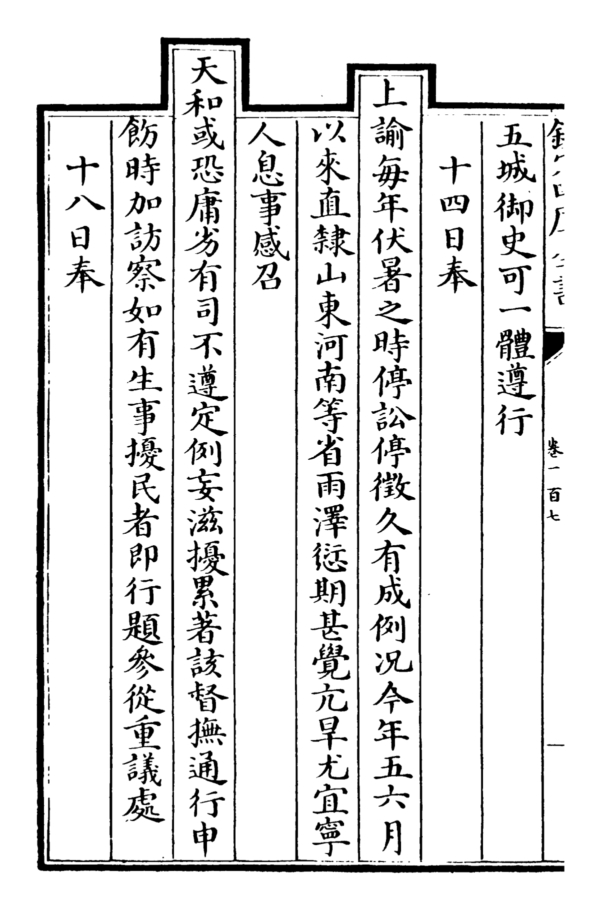
之至也人自成之葢

上天慈愛爲心斷無降災於人之理其遭值水旱饑饉者皆由天下人之自取所當恐懼修省以凛
天戒若因此而或生怨尤之心則其獲罪更大而爲無忌憚之小人矣朕深明此理時刻自儆切切冀望天下臣民共修趨吉避凶之道以承受
上天之恩數年以來諭之詳矣今兹亢旱之象或由於朝廷政事之有闕或由於臣工職業之不修或由於士民心術之不善有一於此皆足以干

天和而致祲沴倘有無知小人不察人事感召之故不知
上帝垂象之意狂肆冥頑敢生怨懟則乖戾之氣自外生成
上天雖欲寬宥而不可得矣朕兢兢戒懼夙夜靡寧再四推
求欲得致旱之由急行改易凡屬臣工均當撫躬自思何
處不能稱職何事應當獲譴一一省察而悛改之至為士
為民者雖無治人理事之權而舉念之純疵居心之善惡
天高聽卑實垂昭鑒茍無自作之孽必不遭難逭之條總在
吾君臣士庶各自捫心省愆思過勿推於他人而存自

恕之念勿諉諸氣數而忘儆惕之心則和氣致祥時雨
甘霖必仰邀
上天之恩賜勉之勉之著將此旨通行曉諭在京官弁兵民
人等咸使知悉其近京省分若有缺雨之處著一體宣
示
十二日奉
上諭仲夏以來京師亢旱雨澤愆期朕心焦勞無時或釋
因思刑獄上關

天和法司衙門此時尤當加意除重罪監候處決人犯不應寬釋外凡有牽連待質及候審候結輕罪之人將來擬罪不至於死而羈禁在監者著刑部堂官逐一速查應完結者即行完結應保釋者即行保釋俟處暑後再行審明結案八旗高牆拘禁人犯著該旗大臣亦照此速行辦理毋得稽遲至於枷號人犯除情罪重大奉旨永遠枷示者不宥外其有限期未滿枷號之犯著照舊例暫行保釋於處暑後補枷以滿期限刑部八旗順天府



五城御史可一體遵行

十四日奉

上諭每年伏暑之時停訟停徵久有成例況今年五六月以來直隸山東河南等省雨澤愆期甚覺亢旱尤宜寧人息事感召

天和或恐庸劣有司不遵定例妄滋擾累著該督撫通行申飭時加訪察如有生事擾民者即行題參從重議處

十八日奉

上諭凡竊賊滿貫者定例擬絞監候此等賊犯論其情罪無可矜原而每年秋審之時按律又不至於處決是以往往監禁多年不行結案即該犯有悔過改惡之心亦無自新之路著刑部將各省此等賊犯已經監禁三年者一一查出酌其情罪或應釋放或應減等發落並日後再有過犯如何從重治罪之處一併定議具奏

十九日大學士九卿等奉

上諭自五六月以來直隸山東河南雨澤愆期亢旱日久

我君臣間必有上干
天和之處仰蒙
上天仁愛特以旱災垂象示儆朕心憂懼焦勞時加修省展
轉思維無以自解此皆朕薄德之所致無可推諉大臣
等亦當敬畏悚惕省愆思咎念此三省數百萬蒼黎皆
吾赤子將來秋禾不登無以養生必至狼狽若不先期
籌畫多方儲備臨時雖欲補救亦恐無及著大學士九
卿等悉心酌議作何先期料理務期人力能周救荒有

策米穀可以轉運膏澤不至稽遲俾此被災民人咸慶
生全無一人轉乎溝壑或邀
上天慈鑒稍寬吾君臣之譴責也
又奉
上諭在京監禁人犯其情罪尚輕按律不至於擬決者已
令該部該旗查明暫行釋放俟處暑後再行酌議寬減
歸結其外省輕罪人犯亦應酌量加恩著將已經到部
之案其中有問擬徒杖而准其折贖者該部查出悉行

寛免結案

二十六日奉

上諭朕因今年五六月間直隸山東河南三省雨澤愆期

宵旰焦勞無時或釋深恐秋稼不登百萬黎民艱於粒

食將來救荒濟困人力難周特命大學士九卿等竭慮

殫心為先事圖維之計以贖

上天之譴責稍解朕心之憂煩昨大學士九卿等會議截漕

通商及遣官分查賞給耔種捐穀議叙各條具奏朕已

一一允行又特降諭旨將山東河南二省本年漕糧暫停徵收蓋欲使本地之米散布於民閒更勝借資於他省也今據河南署撫張元懷奏報河南南陽汝寧歸德四府從前陸續霑被甘霖六月十四十五兩日開封省城大雨滂沛四野沾足又據山東巡撫岳濬奏報東省自六月以來陸續得雨六府九州膏澤已遍直隸署督唐執玉亦以所屬得雨之州縣陸續奏報觀此景象仰

蒙

上天矜憫下民而賜以生全之慶將來即有成災之州縣亦不至於甚廣人力尚可展施矣朕以手加額既感且慰其廷臣所議預籌各件朕意仍照前議豫備爲是惟是本地紳衿富戶捐穀助賑予以議敘一條此等事向來奉行不善輒生虛冒濫竊之弊且捐穀多寡如何分別議敘之處原議俱未明晰恐臨時難於遵行亦須預先定議又河東二省漕糧暫停徵收將來成災之處自另有恩旨其不成災之處或用折色交官或仍徵本色將

此穀石即糶賣於本省之民人二者孰於民間有益著
大學士九卿再行詳議具奏

又奉

上諭九姓土司任嗣業恪守王章盡力公務從無遲緩該
督撫改設州同分管民事奪其世守從前辦理原屬錯
誤而任嗣業恪遵督撫行文已將承糧戶口冊籍移交
州同具呈戶部申訴實情其恭順之心甚屬可嘉且年
來該土司凡有奉調辦理糧餉之事皆深入蠻箐頗著

勞績著賞緞十端以奬其向來之効力並嘉其能知朕

愛養土司之心直陳無隱之忱倘其土司戶口錢糧學校刑名悉照舊歸任嗣業管理倘地方大吏官員有因該土司呈訴而挾私懷怨借端苛刻擾累者該土司仍赴部控告無畏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一百八

雍正九年七月

上諭九道

初一日奉

上諭陜西西安督撫標下俱有新募入伍之兵丁必須勤加操演始可資戰守之用朕思撫標之兵有撫臣親自操演自然技勇日漸嫻熟督臣現駐肅州標下弁員又

大半隨往軍營西安兵丁或至訓練生疎亦未可定侍郎馬爾泰辦理軍需案件駐劄西安若於暇時教導兵丁最為近便著將督標之兵丁隨時練習加意教誨務使有勇知方以備國家干城之選

奉

初八日四川總督黄廷桂奏報勦平瞻對等處賊番

上諭據奏漢土官兵進勦瞻對奮勇衝鋒用命力戰直搗賊番巢穴至桑阿邦之側打東打地方番衆率先輸誠

已將賊首擒獻等語此次出征有功効力之弁兵等著
酌量議敘賞賚所有傷亡之漢土官兵等著照例賞卹
朕閱此本內所載征勦瞻對事宜馬光効力之處居多
而化導酋長諭以解獻賊贓則胡兆吉之力也昨據學
士德齡等將黃廷桂所參馬光進勦瞻對謬妄草率一
案察審定擬前來又據黃廷桂等續參馬光婪贓貪鄙
各款朕思此次用兵黃廷桂等既稱漢土官兵感戴國
恩奮勇擊賊若果如所奏則馬光乃領兵為首之大員

功績應有可録即有過愆亦可相抵再查德齡等所審與黄廷桂等續參各款在馬光尚無不可寛宥之條著將馬光革職從寛免其審究令自備鞍馬前赴大將軍岳鍾琪軍營聽候調遣効力贖罪又據德齡等議稱胡兆吉同有統兵之責乃心懐疑忌逞忿誤公應照溺職例革職等語胡兆吉不能和衷共濟本應罷斥姑念此番効力行間著革職從寛留任

初十日奉

上諭朕因河南上年有被水之州縣今春小民乏食特令侍郎王國棟前往賑濟動用倉穀五十餘萬石續經該侍郎查有不應賑濟而冒領者計穀萬餘石議令著落該州縣嚴行追比如百姓不能清完即著該州縣賠補朕思發粟蠲租乃國家愛養黎民之大典豈容冒濫升斗以滋弊端按數追還與情理允協惟是今年夏月豫省州縣又有雨澤愆期之處朕心甚切憂勞惟恐收成歉薄不及平時正遣大臣官員前往查勘其從前所開

冒領穀石之人未必皆係殷實有餘之家而一時無知冒領今按數著追難於繳還未免竭蹶用沛格外之仁將應追未完米石緩其追比俟將來年穀豐稔力能完納之時著督撫再行徵收還項

又奉

上諭從前降旨內外各省官民有實被吾弟怡賢親王之德澤誠心感激者准建立祠宇以展追慕之忱今遠近各省紳士軍民合詞懇請雖賢王美善孚於懿好之公

異口同聲不謀而合朕思天下至大皆傳聞王之令名有未親被王之恩惠者若一體建祠展祀則與朕之諭旨不符即王平日謙抑爲懷亦知必不歆享也除畿輔之地王之功德理宜俎豆千秋已降旨俞允建祠外奉天爲
祖宗發祥之所仰蒙
福祐篤生賢王爲國家宣猷佐政則俯順官民籲請建立祠宇於情理爲宜至於兩淮鹽務積弊多年自王總理戶

部以來清一切之正供省多方之浮費弊端永杜苛累全除衆商咸沐恩膏萬竈皆成樂土再者江南戸口殷繁水利最關緊要王念切民生留心訪問明晰將一切興修事宜奏聞於朕朕本欲俟直隷工程就緒之後令王前往江南爲萬民興久遠之利後以國政贊襄不能即往旋據陳時夏之奏王奏請速行可以不必待臣親往朕因命督撫大臣等相度經營因勢利導今東南數千里河流疏通有灌漑之益而無泛溢之虞者實王創

始之力也王之功德其顯著於江南者如此准於揚州地方建立祠宇一所以慰輿情浙江總督李衛前爲戶部司官時朕並不知其姓名王在朕前極力保薦謂其才品俱優可當大任自朕御極以來王爲國薦賢之處甚多而如李衛之深信力保者內外不過數人朕因將李衛屢加擢用至浙江總督李衛公忠敏達方正廉明易俗移風興利除弊浙人深受李衛敎養之益者皆王薦舉之功也准從浙人之請於杭州聖因寺之側建立

祠宇以申其感戴之誠其餘各省陳請建祠者俱不必行至大學士九卿議稱祠宇規模若於部文未到之先已經建造者無庸更改等語此言甚屬差誤各省督撫大臣豈有不俟諭旨而遽然舉行之理假若有之則其人之愚昧輕率可知更不應准其舉行

二十二日奉

上諭各省駐防兵丁生齒日繁現今餘丁甚多若聽其閒居既無從學習技勇而定額錢糧亦難以養贍家口著

交與各處將軍於滿洲餘丁內擇其能騎射可供驅使者額設兵丁之外添設若干名并作何給與錢糧操練技勇之處詳悉妥議具奏

二十三日奉

上諭今年五六月間直隸山東河南等處雨澤愆期朕即慮及上年被水低窪之地魚子存留今夏烈日蒸晒恐變爲蝗蝻爲禾苗之患特令大學士等寄信與直隸山東督撫嚴飭屬員留心訪察預爲防遏兹據沈廷正奏

報山東濟寧州之南鄉新店等處有蝻子萌動已飭令文武員弁上緊撲滅又據張元懷奏稱光州所屬竹園內生有青蟲其形似蝗吞食竹葉未傷田禾今已捕除等語從來蝗蝻始生之時以人力制之尚易而小民眈逸偷安憚於用力又恐踐踏禾稼瞻顧逡巡及至飛颺之後遠近蔓延則勢已不可遏矣是在實心任事之官員督率鄉民力為捕治不得姑順輿情釀成大患著直隸山東河南江南等處督撫通行所屬實力奉行儻視

為具文苟且塞責將來飛蝗之時朕必察其發生之處
將該地方官從重治罪不少寬貸直隸山東河南三省
欽差大臣科道等一同留心訪察毋忽
二十四日奉
上諭朕以直隸山東河南夏間雨澤愆期特命截漕查賑
預謀民食既而三省陸續奏報得雨朕心稍慰茲聞直
隸山東及河北彰衛二府有窮民因秋成無望預為渡
河而南以圖就食者蓋因本地歉雨之時尚未聞截漕

查賑諭旨輙思就食他省若即令資遣還鄉恐時届仲秋耕種之期已過轉致失所著該府飭令沿河州縣於各渡口詳詢其所欲往地方有力不能自達者量給路費仍知照該州縣善爲安插除有親朋可依及已傭工得食者聽其自便外其乏食之民著用截漕米石照例計口賑給此等流民有閭家鄉近日得雨欲回本籍者即資給遣回其未願即歸者俟來春耕種之候仍皆給以資糧使之回籍凡資給之費俱照例動用存公銀兩

造冊送部有浮冒扣尅等弊該撫指名題參如各省樂善之家有能將覔食窮民存恤周濟及資助回籍者該地方官詳報上司酌量輕重獎給花紅旗匾最優者給之頂帶以示鼔勵至於直隸山東地方既經得雨又現今截漕查賑人心安帖必無輕去其鄉者設或愚民無知聞鄰省安插流民經理得宜仍復接踵而至離鄉棄業舍本籍自有之恩澤以望澤於他鄉其勢必至兩誤該地方官務悉心安集剴切曉諭令其勿離故土又聞

渡河流民有欲往湖廣者楚地雖產米之鄉而去直隸山東較豫省更遠恐將來回籍愈難除已至湖廣者著該地方官安插得所外其尚在隣省者詢明湖廣果有親朋可依則資給令往否則即於所到地方安插夫率土蒼生皆吾赤子各該督撫及地方有司務須痌瘝乃身體察周詳規畫盡善期無一夫不獲其所以副朕勤恤民隱子惠元元之至意

二十六日四川總督黃廷桂奏川省常平倉捐例應

改穀作銀并請開捐將銀市穀存貯奉

上諭川省乃產米之鄉積貯自易於為力該督請開捐納誤矣况改穀折銀又復將銀買米徒滋弊端更屬背謬但通省積穀止四十萬石為數實少應如何增貯之處著前所派會議截漕之大臣速行詳議具奏

二十七日奉

上諭廣西道通交趾開該地方常有無知愚民希圖意外之利拋棄家業潛往交趾地方開礦其所去之人有僥

俾獲利而回者有資本用盡乞食而回者有一去而永不回者地方官雖禁諭稽查伊等總以出外貿易爲辭亦難究其所往何處更有姦匪之徒行兇犯罪潛逃異域以致追緝無踪懸案莫結似此違禁妄行之風漸不可長著廣西巡撫提鎮悉心商酌於往來隘口及僻路可通之處酌量撥兵添汛飭令該管官弁加謹巡查倘有私行出口之人務令押解原籍照例治罪如弁兵偷安稽查不力或有受賄賣放等弊日後發覺一併按律

治罪將該管官嚴加議處庶愚民不致輕去其鄉流離
異地而姦匪之徒亦不致遠颺漏網矣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八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一百九

雍正九年八月

上諭九道

初一日大學士等議覆四川積穀應增貯六十萬石每石約價三錢分三年買足奉

上諭所議甚屬周詳妥協依議速行但每年穀價貴賤不等如晝定三錢恐價貴時或至抑勒强買價賤時不免

侵漁冒銷又或懈弛誤公不肯及時採買種種弊端皆

當釐剔作何定其處分或應責成該督撫或應派御史

一員前往監羅之處爾等再行詳議具奏

初六日奉

上諭從前鄭禪寶奏稱向年鹽價每觔定為十六文後因

錢價漸平而鹽價仍是十六文將錢易銀不敷原數以

致商運消乏應酌定商民兩便之道後經署督唐執玉

議稱上年順天所屬有被水之州縣鹽價難以議增俟

可以加增之時再爲議請等語朕以唐執玉身在地方若確有所見即當據實陳奏不應爲兩岐之説著另行定議具奏隨據唐執玉議稱照舊行銷而部議又稱商人運本消乏必致裹足不前將來百姓有淡食之慮今酌量每觔加大制錢一文在民不過增添毫末而商人可免賠累等語原奏此案之鄭禪寶目今奉差往陝無從詢問著將部議發與唐執玉再行秉公定議務期商民兩便可以永遠遵行不得固執前見若果有不便於

民之處亦即據實陳奏

十一日奉

上諭據署陝西總督查郎阿奏稱陝甘二省正值軍興之際一應領兵差委需用將備甚多而所有員缺又需署理之員仰懇敕部揀選遊擊十二員守備十二員命往陝西以便酌量委署等語凡在京引見之武弁稍有可用之材朕即分發各省以備題補委署之用安得尚有餘剩人員數十名之多足供陝甘二省之揀選者今查

郎阿奏請揀發遊守二十四員赴陜甚非情理朕思上年冬月樊廷率領弁兵擊敗賊衆懋著勞績其弁兵等已諭令各回内地營汛休息以示恩恤凡此有功之人其中自有材技優長可膺超擢者著查郎阿詳問樊廷等秉公揀選若果奮勇行閒而人材又復可用即徹弁兵丁亦可題補委署遊守等缺不必以越等爲嫌務期舉用公當以副朕奬勞賞功之至意

十三日奉

上諭今年五月間直隸山東河南三省雨澤愆期大有亢旱之象朕心憂懼寢食靡寧特命大學士九卿等預籌賑恤備用之策務使三省蒼黎無一夫之失所隨經廷臣定議請截留漕糧以備三省賑濟之用專遣大臣經理其事再令翰林科道等官分往各州縣親身查勘協助散賑諸務朕俱降旨允行嗣於六月二十八九等日京師地方

天賜甘霖四野霑足隨據署直隸總督唐執玉山東巡撫岳

濬署河南巡撫張元懐陸續奏報各該省需被雨澤及秋禾秀實情形大約得雨之後秋成大有可望其雨澤稍遲之州縣收成歉薄者不過十之一二耳兹據巡察御史寶啓瑛奏稱順天永平宣化三府收成六七分八九分者十居八九其四五分者不過十分之一等語此皆

上帝垂慈寛宥我君臣之過矜憫下民而錫以再造之福也朕思截留漕糧原以備地方緩急之需應仍照前旨及

廷議交與差往之大臣辦理外至於分派大臣官員等前往各省查勘散賑者因恐被災甚重而地方又復繁多難全委之該省有司今局勢如此則地方官員可以料理若添設欽差轉致有司之推諉於民無益所有差往河東二省之員即著回京直隸巡察御史等亦不必兼管查賑之事該大臣等於辦理截漕事竣後亦著回京其三省得雨稍遲之州縣即交與該督撫督率地方官秉公查勘若有應行散賑之處悉心辦理務令窮民

咸登祖席倘怠忽從事奉行不力責有攸歸

十四日內閣奉

上諭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來京陛見於署總督高其倬到滇之後起身著乘驛按程而行所過地方派撥弁兵護送沿途文武官員悉按該管上司之禮迎送供應將來回任之日亦照此遵行

十九日奉

上諭雍正七年八月內降旨陝西四川直隸山東山西河

南等省所派出征之大小官弁俱係能員嗣後六省所出之官弁員缺著該上司委員遞行署理准其算俸俟凱旋之日將出征之員與委署之員合併比較揀選引見請旨補授朕之此旨蓋欲使効力疆場之人凱旋之日即可得缺陞選而委署稱職之材亦得兼收並用實兩全之道也但今行之二年委署之員漸多實授之員漸少每遇缺出委署該管大臣往往以不得合例之員甚費躊躇前經署陝西總督查郎阿奏請將委署之員

越次再行委署朕已降旨允行又查郎阿奏請揀發遊守等官二十四員爲陜甘二省之用朕又降旨令將出征有功新回營汛之人揀選題補矣今思各省出征之員未能即回本任而委署之缺日積日多則題補之法自當籌畫變通著於十缺之中分出三缺爲出征弁員陞補之缺北路者交與大將軍馬爾賽西路者交與大將軍岳鍾琪各於出征弁員內揀選題補其餘七缺則將本省之弁員或即行題補或暫行委署令該管大臣

酌量其直隷之缺交與提督路振揚陜甘二省交與署督查郎阿河東二省交與總督田文鏡四川交與總督黄廷桂山西交與石麟石麟著以廵撫署理山西提督事務給與印信通省武弁聽其管轄此數省之缺著該督提等秉公衡量或即行題補或委署試用務期允當有裨益於營伍若出征之員中有參革事故之缺即著該大將軍於出征弁員内遴行題補現今各省委署未經實授之缺如何題補將來如何分缺及缺出之後如

何知會兩路大將軍之處著兵部詳悉定議具奏

二十四日奉

上諭據廣東韶州總兵官李惟揚摺奏粵省額設戰船不敷遊巡之用是以添設哨船二百餘隻以資汛守向例係文武官弁公同捐修後因無力措辦經督臣郝玉麟奏請以通省水師朋扣銀兩動支修造奉旨允行在案乃今已歷一載祇以文移冊籍往返駁詰尚未修造即如臣標右翼額外槳船三十八隻只有六隻可用等語

海疆遊巡船隻關係緊要所當急行修整者上年既經督臣郝玉麟奏請以朋扣銀兩為修造之費何以遲延至今尚未舉行郝玉麟亦未將緣由奏聞觀右翼一處則其他可知著該督將情由查奏倘係屬員等遲延玩忽即行題參

又辦理軍機大臣等奉

上諭八月十九日降旨將柴木多駐劄之雲南兵丁一千名令其前往西藏備用爾等已行文與總督鄂爾泰及

西藏辦事大臣但朕思由雲南省城轉行柴木多路途紆遠未免多遲時日爾等可行文與駐劄柴木多之大員知悉此旨到日該員即將各兵丁應用之馬匹衣裝等項料理齊備將弁等統領即速起身按程前進不必候雲南總督文書至弁兵起身時一應馬匹衣裝口糧等項俱著寛裕應付毋得遲悮

二十五日奉

上諭朕聞各省駐防兵丁技勇多屬生踈營伍亦覺廢弛

所養馬匹多不足額漢軍尤甚且遇急用之時竟有將營馬出賣與人者種種積習至今尚未悛改今特頒諭旨通行曉諭著該管大臣官弁等悉心整理勤加訓練務令軍容嚴肅武備周全朕或於明年春月各差科道等官前往查看倘仍蹈故轍一經參奏定將該管大臣官弁等嚴加議處